

西南的琐事尘语

海南鸡饭大名鼎鼎。我在新加坡吃过一回，去的是一家有名的路边店，听说这家店的掌门人是一个老太太，年纪很大了，具体事宜都由家人照管，她只坐在柜台后面当 LOGO 就是了。我们去的时候，看到老太太果然端坐在柜台后面，跟她背后的财神塑像一样端素笃定。

那顿饭吃得舒服。一个大餐盘端上来，糯滑细嫩的文昌鸡配青菜和米饭，再配一个蘸碟。爽口、家常，营养和味道齐全。哦，这就是海南鸡饭。

2013 年年初，去三亚呆了几天，心心念念再吃一回海南鸡饭。同行的朋友也说一定成全我这个愿望。我们只要坐在馆子里就问人家：有海南鸡饭吗？人家说，有。再仔细打听，这里的海南鸡饭其实是传统型而非新加坡那种改良型，制法一般是在热辣油锅中下鸡油和蒜蓉爆香，然后加滤干后的米饭翻炒，再加鸡汤和盐焗煮

总是想得太多

在某人的随笔集中读到一篇关于爵士乐的故事。作者开了个爵士酒吧，酒吧的常客中有个美国人，总是和一名女子相伴而来，要求播放比莉·荷莉黛的唱片。一个深夜，这位熟客在比莉·荷莉黛的歌声中，坐在吧台角落的座位里，用两只大手捂住脸，静静地啜泣起来。后来他再也没出现过。一年多后一个寂寥的雨夜，女子独自前来，一边喝酒一边告诉调酒师，那位客人已经回美国了，以往他只要想起故国的亲人，就会来这家酒吧听爵士。前几天他写信给她，让她代他到爵士酒吧听听比莉·荷莉黛。

触动一个人心灵的，有时是几支旧曲目，有时是一片似曾相识的风景。那年我在爱知，周末时跑到常滑看了一天陶瓷，傍晚时乘轻轨回家时坐错了方向。车窗前忽然掠过碧蓝的海水，我一惊，情不自禁对同行的女子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她诧异地看着我：“真稀奇，从来没听你说过这样的

让思想拐个弯

挤车，是绝大多数人的人生内容。

我从小就挤车，那时挤公交车是城市男女老少的家常便饭，而公社社员偶尔出趟远门也肯定要挤长途汽车，一旦准备好介绍信和全国粮票，买张火车票，无论是农业户口还是非农业户口，那就要挤火车了。挤火车还能挤死人，现在属于天方夜谭，可那个年代也没觉得这算是多大的事情。

过去挤公交，有些景象如今已经匿迹。那个时代，假如你是老弱病残幼，千万不能殿后，殿后的必须是年轻力壮或者自认为是一年轻力壮的，因为他们登上公交车脚踏板后，就要承担起将所有还没挤进去的身体都要硬挤进去的责任。殿后的模样是双手抓住两边车门的把手，然后用胸脯顶紧前面的后背，脚足劲，向前撞，售票员则会探出半个身子，一边喊快点劲啊，一边助一臂之力，将门从侧面推上。如果再关不上车门，司机也会跳下车来，跑到车门前，用尽吃奶的力气将殿后的那位塞进去，实在不行了，就对着车门猛踹一脚，直至关闭。这一幕幕，几乎是公交每天每站必备的景致。

三亚点滴

而成。煮好后将这种米饭捏成饭团，配上文昌白切鸡，这就成了具有资格的海南鸡饭。

这么说来，新加坡那顿海南鸡饭，重点是鸡；而三亚的海南鸡饭，重点在饭。对于我来说，后者就太油腻了，于是放弃。

海南我只去过三亚。十几年前，2000 年年底去过一次，参加《城市画报》的笔会。那次的三亚行，留在记忆中是跟一大拨当时风华正茂的媒体朋友在海边晒太阳，还有就是晚归的大巴上跟着车内音响播放的披头士的 CD，集体合唱《黄色潜水艇》。至于说那次在海南吃了什么，真没什么印象了，好像就是各种海鲜。我是一个西南腹地地长大的人，恰恰对海鲜很隔膜，是很喜欢吃的，但吃了后很难在味蕾的记忆里留下痕迹。

我逐渐发现，我每到一地方，事后的回忆基本上都是以一样或几样印象深刻的食品为中心点向外辐射发散。这个特点主要

乡思

戴蓉

话。”平时一口咬定“我在哪里家就在哪里”的我，的确没说过想家的话。那时家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也没有什么非见不可的人，但那一刻我动了到机场即刻买张票回国的念头。身旁的北方女子没有相同的感触，是因为她的心底没有摇荡着一面海。

去台湾旅行，士林夜市里有著名的小吃蚵仔煎。蚵仔就是海蛎，这种闽南饭桌上的家常小菜，于我再熟悉不过。从前家里做海蚵煎，无需到菜场去买，只要唤住走街串巷挑担卖海蛎的惠安女，她们就会在家门口坐下，当场撬开海蛎壳，一会儿就剝出一碗多汁的海蛎。我一会儿看惠安女发髻上簪的花，一会儿看她们身边堆起的海蛎壳，心里说不出的羡慕，父亲说起海蛎来，言语间有更深的留恋，他们小时候把海蛎放在瓦片上烤，壳一裂开，微烫的海蛎就是天然的美味。蚵仔煎、红砖厝、妈祖庙，我几乎有种重回少年时代的错觉。

挤车今昔

顾土

挤上车了，其实，还只是挤车的初步，再往下还有，不断地有人被踩脚、被踢腿、被胳膊肘撞上、被毛衣针勾住，然后就是骂骂声、叫喊声。该下车了，往门口挤也是一项重体力劳动，推、撞、扒，全是提手旁，直至进入冲的状态，最多喊两句，下不下啊，别堵着门，之后又可能引来激烈的反弹。

如今也挤车，但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出现了车挤车，人用自己开的车去挤其他车，并线时挤，拐弯时挤，冲上人行道时也难免要挤。而人在公共汽车上的挤车，因为换作下车下车分门而行，从前的那种挤车景象已不复存在，即使在地铁、在公交上继续要挤，但排队的挤与不排队的挤不可同日而语，有空调的挤和没有空调的挤、宽敞车厢的挤与狭窄车厢的挤也不在一个层面。并且，吵架的日渐减少。最显著的变化就是踩脚难得一遇，即便被踩，多少还能听到一句道歉声。

我从前挤车之后，低头一看，满腿满鞋的秽土脏印，现在从地铁挤出，裤脚管依然整洁如初，这大概就是社会的进步罢。

洁尘

体现在国内的旅行。国外旅行因异域风情占了上风，注意力有所转移，食物在记忆中的重要性自然有所下降。我去过国内很多省份的地区或城市，现在回忆起来有好些已经一片模糊，但吃得很好很别致或者是吃得很差很难过的地方会很清晰，连同当时的环境、风景、同行的人以及自己的心境，都会因食物这个中心点而一一浮现出来。终于理解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为什么把童年时期的玛德莱小点心作为叙述出发点了。

味觉的记忆很深、很隐蔽，同时也很顽固，所以回忆一般都是由食物引发而起；尤其是像乡愁这种特别飘渺、脆弱、伤感的情绪，往往就是猛然间的一口食物，突然就把童年、母亲、家乡……拉到了面前，之急速之清晰之遥远之亲切之冲击之不可追，令人一时间难以自持。所以有类似一口热汤下去一汪清泪涌出这种说法。真不是修辞夸张。

都市专栏

周刊 第 313 期

海上桂林 越南下龙湾

杨秉辉 画／文

下龙湾为越南北部海防市以东的南海海湾，距河内约 160 公里。在约 1500 平方公里的海湾内，星罗棋布地散布着 3000 多个大小不同的石灰岩岛屿，

千万年的风吹浪打，使它们形成形状各异的水中山峰，或似雄狮、或若海象；或似宫殿、或若巨鼎；或似淑女临风、或若老翁垂钓。座座小山突兀于万顷

碧波之中，其景宛如我国桂林山水，故有“海上桂林”之称。而当地则传说为天遣神龙下界，口吐龙珠化为小島，故称此处为下龙湾。

本埠生活录

三伏天的早晨

石磊

诗歌口香糖

无题(313) ◆ 严力

被想象绊了一跤之后
多年的风湿病竟然好多了
这把我吓了一跳
结果心脏病也被吓走了
这样的传奇就是一代代人
经常阅读的文学作品
→ 随意散步也是可以的人生不一定
非要有航班的设置
→ 低头一看
只要用肥皂去擦洗
每个人都很很新的一刻
抬头一望
世界正在把手弄得更新
用手段不用肥皂
→ 都市里全是几何图形的生活场所
人的动作也越来越几何
越来越机械
→ 每天都有人
把健康的各种活法
写成销售的书
但大家又都承认
健康是买不到的

在中心的边缘

一天的倾盆大雨之后，还未装修的房子的几处墙体渗水潮湿。报物业修，已是排在小区报修的近 20 名之后了。知道当天没戏。第二天再去物业，维修队的经理正坐在那里，拖了他往自家走，见他将数处问题墙壁仔細写在小本上，窃喜修理指日可待。等听他说出一番话来，不觉倒抽冷气。

他说是这样的：这小区有几十户报修，他要报价，负责修缮的房产商要来核价，再报批，走程序，等批下款项来，他才能带人来修。如果超过了房产保修的年限，这钱要报批业委会。户主们集体交有修房钱，业委会管理着这钱。矛盾集中在物业，物业要找房产商，因为房产商不容易找，户主的情绪压给了物业，因为漏水，他们可以

不交物业管理费……
问修理经理，那么，走一个程序，你们来修，要多少时间？答：“最快是一个月。”

“你们这还算好的，某某号，整堵墙都是湿的。某某号，修了 5 次仍然有问题。某某号，是将房产商告上法庭才得到修缮的。某某号，刚才去看，顶上的墙壁漏水，地上已经接了两个脸盆的水了。”听修理经理随意扯出那几句，脑袋开始发涨。

进入一个扯皮工程的话，你就将是一只走投无路的苍蝇。你根本使不上力。没有人听你的愤怒。你的冤屈像垃圾一样毫无价值。

墙壁潮湿死不了人，但会让东西发霉。

扯皮工程

南妮

“一样的材料，为什么有的墙不湿，有的会湿？”

“砌的人手艺不一样。”
接着修理经理的答话可以这样继续发挥：手艺好的，情绪也会不同。情绪差时难保砌出合格的墙头！

喝的水千挑万选，买的菜嫌浇农药，有的人琢磨着自己种菜。不但自己种菜，自己养猪也不是没可能。自己种米种菜养猪，难道还要自己造房子不成？

认识到自身渺小的好处是随遇而安，破罐破摔。

心定了才没多久，小区物业的电话却炸起：你们工人进材料时将电梯旁的两块瓷砖弄坏了，要赔 400 元，最好下午就来一趟！

“影响生活吗？催这么急？”
“影响倒是不影响，就是影响美观。”

“为什么漏雨要拖一个月以上，而你们对住户就这样理直气壮催？”质询的话就在嘴边。

物业虽然如他们所说是个“三夹板”，但物业比住家个人当然更有震慑力，对房产商来说。物业的职能又是什么？难道不该是让户主生活得满意？
当一个不愿住湿屋的良民，看来一要有好运气：祈祷老天每天艳阳高照。二要有好脑子：速速判断是自己出钱修还是无望等待。三要有好身体：充沛的体力是进入一切扯皮工程的起码基础。幸福的种类有多种多样，没机会进入扯皮工程的，绝对可算一种。